

岁月山河

去三亚

刘春荣

去三亚的路上,打开车窗,任温暖的风吹拂脸颊。这一次没有晕车,心情如春天花海般美丽。道路两旁是笔直高耸的油棕树和一晃而过的椰树林,穿过林木看去,香蕉田里的香蕉树青葱茂密,好像内地的玉米地一样,不同的是玉米有青葱有成熟有枯黄有收获也有砍伐和重新种植,而香蕉树没有这么多的麻烦,成熟了采摘,然后再结果再采摘,如此往复,生生不息。突然羡慕生长在这儿的的人们,可以从从容容地采摘,可以从从容容地生活。

当北方还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时,这儿却是青葱翠绿,生机勃勃。突然,盛开的木棉花闯入眼帘,那些火一样红的颜色,和刚才的翠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远处绿色的映衬下,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木棉花谢了之后,结出了棉絮,棉絮系结在大树上,是长在树上的棉花,木棉花因此得名。木棉,南国特有的树木,木质非常坚韧;花开时火红热烈张扬高调地绽放枝头,花期一过它干脆利落落地落土,不会有半点凋零的颓势,花朵可以入食又能入药有清热解毒的功能。

说起木棉花,当地流传很多故事,最著名的传说就是:古时候五指山有位黎族老英雄叫吉贝,经常带领族人抵抗外来盗匪的侵犯。在一次战斗中,吉贝被叛徒出卖,被盗匪抓获。盗匪把他绑在木棉树上进行严刑拷打,吉贝宁死不屈决不投降,后来被残忍杀害。老英雄被杀之后,化作了一棵高大挺拔的木棉树,仍然守卫和保护着这片富饶的土地。

五指山距离三亚只有80多公里,五指山市是有名的“翡翠山城”,因海南岛上最高山峰五指山而得名,因为木棉树的传说,让我对五指山又多了一份向往。

五指山还在,吉贝还在,这火红火红的木棉花就是英雄吉贝存在的象征。

暖风在吹,车子在行驶,道路两旁不停地变换景色,抬头望去,天色湛蓝,白云缥缈。热带风光是如此让人心绪飞扬。

进入三亚市,又是另一番景色,没有内地城市的摩天大楼,只有热带城市的安静祥和。房屋在高大的树木中静静站立,绿树环绕,鲜花盛开,草木葱茏,静谧而低调。这样的环境,这儿优哉游哉的人,无不昭示着这个优美城市的内涵与文化。

在市区内,我们的车子缓慢行驶,没有嘈杂,没有喧嚣,我们唯恐自己的唐突到来会打扰到这份美丽与静好,我尽情地呼吸着这清新干净的空气,眼睛被美景所包围,心情被热带风光所迷醉。

一闪而过,我看到了路旁南方电网的标志。和国网公司电网的绿色标志不同,南方电网的标志是蓝色的,外形类似于汉字“电”,说明南方电网的行业特质;标志向四方延展的线条应该是蕴涵畅通顺达之意,蓝色的线条为电塔和电网的抽象形,蕴涵顶天立地之意。同时象征五省互动互联,是极具发展潜力的电网。

看到电网,仿佛看到了默默付出的电力同行,一个城市的发展,一个城市的生存与生命,都离不开电力的保障。这么美的三亚,有电力人奋斗的身影,霓虹灯下,彩虹桥上,黑夜与白天,电力人都在。

电网公司已经远离,我的思绪还没有回归。眼睛盯着那里看了很久,直到南方电网的标志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当年,一首《外婆的澎湖湾》红上天空。大人孩子都能哼唱这首歌。和这首歌一起深入人心的,是歌里所唱的那种美景。阳光和沙滩成了一种浪漫的标志,海浪和仙人掌成了一种美丽的风景,而那个老船长,已经走进了太多太多人的心里。这种浪漫这种美景这个无所不能的船长,也是我心底的一个梦想。

大海之美,无与伦比。光脚行走在沙滩上,阳光照耀得人睁不开眼睛,周围并没有仙人掌,开游艇的是一个帅得冒泡的年轻人。看游艇近了又远了,海水涨了又退了。那个游艇上的小帅哥一晃就走了,留下游艇洁白傲娇的身姿。我对自己笑了笑,然后朝着大海挥了挥手。

海风吹拂,长发已经乱成了一团草。这个时候,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如此狼狈的样子。

家人同行。大姐家的小黄豆开心得蹦蹦跳跳,有孩子在的地方,快乐总是加倍。怔怔地看着她,好像在看着年幼的自己。

母亲从容地站在一旁,这个爱美而又时尚的老太太,永远是那么从容,那么淡定,仿佛常居海边的人一样,对于风浪对于帆船,她的眼神里是温和与温暖。

我常常惊讶于母亲的淡定,在过去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的年代里,面对艰苦面对贫穷,老妈总是乐观面对,从来没有见她惊慌失措过。如今,她站在那里,面朝大海,海水到了脚下,她不慌不忙地后退,退了几步,仍然眺望远方。远处,天海一色;近处,儿女承欢膝下。对于她,是不是一种幸福呢?

赶海,并没有收获什么。手里拿的赶海工具也没有用上,因为涨潮,也因为不知道怎么寻找海货,有人收获了海贝,而我们赶海赶了个寂寞。也好,阳光照耀,海风正好,和家人一起玩耍,不是难得的享受么?

名家剪影

邢福义先生的信

刘逸

邢福义先生1954年离开海南岛西南部海边的黄流乡,负笈江城,在华中师范学院求学。从那时起,他时常给父亲邢诒河先生写信。若干年后,耄耋之年的邢诒河老先生将他经年收集,并已编写目录、摘要且装订成册的书信回寄给邢福义先生。邢先生睹物思人,在无限感慨的同时,觉得这些书信将对“子孙们、学生们、学生的学生们”有益,便将它们整理之后,起名《寄父家书》,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每每读《寄父家书》,总觉得自己在情感上离它很近。因我是邢先生的同乡,对崇文重教、注重亲情的乡风有很深的体会。我认为它是一本亲情之书、修身之书,也是一本治学之书。父子情、爷孙情、夫妻情在书里都有;修身治行之要,也可以在字里行间体会到;说它关乎治学,从邢先生的经历就知道了——他从小学到大学,求学生涯只有10年,却矢志问学,长年孜孜以求,成为语言学大家。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中学之时,就从父辈那里知道他的大名,听闻他的成就,内心极为钦佩,这种情感一直持续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门外的“盛世情”书店看到《邢福义选集》时的情景。这本书是季羨林先生主编的“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丛书之一,曾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看到它,我心里有种莫名的感动,仿佛看到邢先生以勤勉学、朝夕“赶路”(做学问)的身影。其时我已步入书林,从事出版工作,以邢先生在语言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当然是要列入的。我于是写信向他约稿,他很快回了信,表示愿意为此选编一本《邢福义语言学文选》(下称《文选》)。我们因此而结缘。

我和邢先生的通信都很简短,主要是关于《文选》的话题。诸如要把它编成一部融学术性和通俗性于一体的选集;为它确定选编原则、总字数;拟定它的栏目、篇目;等等。《文选》进入编辑工作之后,有时要增加或是减少一篇文章,他照例会来一封信,跟我说个中的缘由,往往会用商量的口吻说“可以吗?”“好不好?”

邢先生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他曾在信中提到他的一本书要出版,我随即写信希望他赠我一册,他说他记着。几个月后,书甫一面世,他便让堂弟、与我同住一座城市的邢述评老师送给我——就是《寄父家书》。我有时请他给我的喜欢藏书的朋友送签名本,他总会答应;有时他忙着,也会告知我,稍后寄出。他总是记得我的每一个请求,从未失约。我想,他对别人也是一样的。

我的老师周伟民、唐玲玲教授曾在华中师大



《春临祖屋》(国画) 刘明琪作

风物与意

一窗日月

李静静

“日”和“月”真有意思,一个主白天,一个掌黑夜,原本很自我,但是组合在一起,“明”了,这就是奇迹。

冬天的清晨,六七点钟,墨黑的天空被一点点拉开。它滋养的云朵,像睡醒的绵羊,一只一只出来撒欢儿。东方洒出一片微红,中间颜色最深,少顷,一个鲜艳的小脑袋就开始一拱一拱的,攒足了劲一用力——哈,太阳出来啦!

光跑得太快了,“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所到之处,山明了,水亮了,花醒了,鸟叫了,天地间,有了光明。

人们睁开眼,第一眼便是望向窗台,乡野的木质窗台,楼房的玻璃窗台,办公室的格子窗,总之,都

要有窗台连接着外面,日光爬上人家的窗台,透过那些花花草草,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仿佛开着手电筒,看看家里的主人起床了没。待窗帘拉开,呀!他毫不客气地溜进窗内,扑到人脸,主人眯着眼,困意全无。天地间,有了热情,有了温度。

老人开始坐在躺椅上,喝着茶,听着戏,在窗台形成一道风景,新手妈妈开始盥洗尿布,刷牙,不一会儿,窗台就挂满了,摆满了。办公室里,上班族拉开合页窗帘,互道“早安”。小孩上街了,大人指着太阳说:“看,大太阳!”小孩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巴也不自觉张开,露出颗颗小奶牙。“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果不其然,太阳像极了人的瞳孔,亭午时分,最亮也反而最小呢。

时间从老人听的戏曲中溜走,从尿布的水分里蒸发,从繁忙的工作回复中消失。下午,太阳开始收敛自己的光芒,云朵也被赶着回家了,太阳兴许能量用完了,不然你看,她的身体开始慢慢变弯,夜色袭来,她再也抵挡不住了,索性掌一盏灯,像小船,挂在天上,照亮夜行人。

窗台见证太阳升起落下,月亮阴晴圆缺,日子也一天天过去,听戏的老人终有一天会老去,穿尿布的小孩终有一天会长大,去奔赴光明的前程。“日”“月”轮回,各自有明,合起来也是明,一窗日月,人间光明。

节间词话

母爱如盐

徐宏敏

儿子从小跟奶奶长大,口味自然也随了奶奶。去年读初一时,他才转到我的工作地上学。

刚开始相处,方方面面都要磨合。就拿饮食来说,我喜欢清淡,低盐,低油,简单素朴。他则喜吃咸辣,口味偏重。每次吃饭,他都假装吃几口,然后改吃零食。我告诉他,这是垃圾食品,影响身体发育。他哪能听得进去,大声吵嚷着要找奶奶,说“想念奶奶的味道”。

我开始反思:清汤寡水,都是依照自己的口味做饭,小孩子贪口腹之欲,哪里吃得进去啊。

于是,我下载了美食教程。每次都依照上面的方法步骤做饭。经过几次失败后,我的厨艺越来越好,儿子也不再挑剔。有一次吃饭,他开

心地说:“妈妈,你的厨艺有进步。”

我才发现让饭菜鲜香的秘诀:多油,多辣,高盐,这样下饭。所以我每次炒菜,都要多放一倍的盐,两倍的油,另加一把朝天椒。油锅烧热,我把配菜和辣椒放进去,伴随着“滋滋啦啦”声,油烟腾起,辣椒油呛得我眼泪直流。再加上,盐的腌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香。只闻味道,就知道菜味差不了。

盛菜出锅,看儿子大块朵颐,我暗暗叫苦。我不能吃辣,否则会上火,脸颊长痘;我一直在减肥,更怕吃油腻的食物;我的口味清淡,吃太咸的菜,要多喝很多水,身体容易浮肿……

一家人口味不同,真是个难题,看样子我以后只能迁就儿子的口味了。如果这样吃,我早晚会变成圆滚滚的肉球。为了避免麻烦,我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炒一盘清淡的菜。

我想起母亲,她做菜的风格风风火火,一把盐一勺油地放。从小到大,我家餐桌上都放着两种口味的菜,一盘清淡,一盘咸辣。我结婚后,从原生家庭离开,她才依照自己的喜好做菜。

婚后第一年中秋,我回娘家,临近中午,母亲开始做饭,我在旁边帮衬。只见她一改往日的风格,小心翼翼地付度着盐的分量,一点一点地加,然后尝尝味道,点点头。

饭做好时,餐桌上,清一色素淡的菜,没放酱油、辣椒,几乎都是清炒、清炖、清蒸。父亲吃了一口,啧啧道:“太淡了。多放点盐就好了。”母亲说:“闺女不喜欢吃咸,你就将就一次吧。”

母爱如盐。那一顿饭,我大口吃着,酣畅淋漓。

诗路花语

来到玫瑰谷(外一首)

陈波来

有爱的人才来来到玫瑰谷
找回那可以耳鬓厮磨的
甚至可以拥抱的,属于爱的呢喃

忘掉恨和猜忌多么容易
从闹市来到玫瑰谷,正在相爱的
相拥走进镜头前的玫瑰丛
爱过的,则独对一朵玫瑰
长久凝视,如遇故人和旧日芬芳

有爱的人才来来到玫瑰谷
能在十万朵玫瑰中间
听到一朵玫瑰呢喃出声的
一定是情深意长的人

玫瑰鲜花饼

玫瑰花做的馅
唇齿间有花瓣的绵薄和淡香
特意加的一点蜂蜜
显然为了让这一口爱更有滋味
就像庸常日子,一点爱
便可以活色生香
那个下午的玫瑰茶和玫瑰鲜花饼
我们一边品尝,一边听
玫瑰谷的女主人,聊她种花
与垦园,“这些花
都是有灵性的”,这是她
反复说出的一句话,那个下午
有令人动容的品味和明亮
是啊还是爱,充盈这片山与海
沙地上种出玫瑰
忙碌无味的生活里埋下
玫瑰花做的馅,并且还是
加了蜂蜜的那种香甜

葳蕤

尹文阁

翅影掠过
风,挂在草尖
摇曳,想钩住
绝尘而去的黄昏
星河哗哗流了一地
偶有虫吟
像星星的骨骼要锯断风的琴弦
间或有只猫叫春
贴着风声
春困晃了一下
吵醒了心神不宁的高跟鞋
街道,一幅影子
寂静空旷
动车在远处一闪而过
像划破空气的拟声词
外卖小哥赶时间的敲门声
格外清晰
光阴比沙河水流急
像久未谋面的群芳,期待重逢
我折一枝
坐等一茬新雨把旷野和山川葳蕤

母亲的田地

李易农

风从山头上俯冲过来
原本平整的大地,一夜间
开始人头攒动

村边山坳的一隅
母亲在田里,把锄头高高抡起
松软、湿润的泥土,足以包裹一个人的
梦想

可以种土豆,可以种青菜
生活里的那些甜美和期待,都可以
母亲的脚印,因为真诚而深邃

母亲把她自己也种成了一株庄稼
风吹得再暖一点的时候
那些梦想,就开始拔节

时光,从来不会亏待它的子民
每一个有心思的人
它都会送上向上的力量
母亲望着她的田地,神圣地
堪比一位女王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